

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

【美】莉安·西蒙 著
廖爱晚 译

CONFESSIONS OF
A TEENAGE HERMAPHRODITE

Lianne Simon



APE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ONFESSIONS OF
A TEENAGE HERMAPHRODITE

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

【美】莉安·西蒙 著
廖爱晚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 / (美) 西蒙著; 廖爱晚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8
书名原文: Confessions of A Teenage Hermaphrodite
ISBN 978-7-5699-0455-0

I. ①圣… II. ①西… ②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40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141

Copyright©2012 by Lianne Sim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字版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

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

著 者 | 莉安·西蒙

译 者 | 廖爱晚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高 磊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张艳玲

装帧设计 | 迟 稳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455-0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中主要人物关系

杰米·柯帕里：主人公，“我”

艾丽西亚·柯帕里：杰米的妹妹

斯科特·柯帕里：杰米的哥哥

伊莎贝尔：想象中的精灵公主，杰米的另一个自我

索菲：杰米的布娃娃

吉姆：杰米儿时的玩伴

凯拉·莱文森：杰米的表姐

伊丽莎白·莱文森：杰米的姨妈

史蒂芬·莱文森：杰米的姨父

莎朗·皮尔森：医学生，杰米大学室友弗兰克的女友

泰勒·皮尔森：飞行员，莎朗的弟弟，杰米的第一位男友

弗兰克：杰米的大学室友，莎朗的男友

罗恩：和杰米同宿舍楼、经常欺负杰米的男生

潘宁顿教授：杰米的大学老师

莉萨·亚历山大：摄影师，杰米的大学好友

肖恩·亚历山大：莉萨的哥哥，杰米的第二位男友，后来成为杰米的丈夫

爱子·亚历山大：法学生，莉萨的姊妹

冬妮亚：排球选手，莉萨的朋友

加里：冬妮亚所在排球队的队长

帕克：早年给杰米看诊的医生，也曾诊治莉萨和冬妮亚

斯图亚特：给杰米看诊的医生

吉姆·尼奎斯特：杰米父母所属教会的牧师

罗伯特·吉莱斯比：圣安德鲁斯岛上的牧师

艾比盖尔·吉莱斯比：罗伯特的妻子

格雷姆·卡梅隆：圣安德鲁斯岛上给杰米看诊的医生

希瑟·坎贝尔：吉莱斯比夫妇收留的怀孕少女

雷切尔：吉莱斯比夫妇收留、后由杰米领养的孤儿

布罗登：杰米从吉莱斯比夫妇处领养的另一个孤儿

献给妈妈

她和我站在一起，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前 言

莉安·西蒙的小说《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以近切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受性别发育紊乱（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影响的年轻人在生活中经历的悲喜。

这是一个在自己的性别认同和社会的性别期待之间找到平衡的故事。作为一个十五年来都专注于性别发育紊乱的研究者和教育家，我觉得这本书真实而准确地描摹了那些遭遇性别发育紊乱的人们。

本书主人公杰米所经历的重重磨难，反映了很多遭遇性别发育紊乱的孩童和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形。西蒙女士强调，应该让他们和其他也受性别发育紊乱影响的个人建立联系，并寻求那些有爱心、有知识的医疗工作者的帮助。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被两性世界的迥异生活所撕裂的人找到答案，重归平静。

我一翻开这本书就被它深深吸引。西蒙女士笔下的人物一面要应对友谊、爱情、学业和家庭，一面又要努力去理解性别发育紊乱

这一特殊境况。任何一位读者，不论他是否受到性别发育紊乱的影响，都会从这个年轻人做出抉择、走向成熟的故事中获益。

——艾米.B.维希涅夫斯基博士

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SUCCEED诊所

副教授、临床研究主任

致 谢

某日醒来，我陷入了一种奇特的疯狂，心中有一个故事不吐不快。我亲爱的丈夫鼓励我付诸行动，哪怕我这执迷显然意味着放弃赚钱的工作，而把整日的时光用于书写一个间性（intersex）孩子的心路历程。

我对混合型性腺发育不全（Mixed Gonadal Dysgenesis）了如指掌，十年来我都在回答关于它的种种疑问。但若无人相助，我仍无法准确描摹一个间性孩子的生活。好些也有间性状况的成年人为我建言献策，而我最要感谢的是佩吉，一个患有部分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早年就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为女性的朋友。

我在亚特兰大作家俱乐部网上评论群的友人们帮助我初试文笔，数易其稿。

我的评论伙伴们——我该如何形容呢？——玛丽·霍尔、维维安·哈布斯、卡莉·路易斯——你们乃是我的莫逆之交。

几位作家，尤其是“饼干女王”劳蕾塔·汉农本人，对我多有鼓励。

肖恩·肯尼迪则是让我打开心扉的关键——少年的我亦曾彷徨。

我的编辑——朱迪·罗斯、谭雅·希利亚——携手伴我走过从草稿到出版的历程。

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之手为我指明前路，尽备所需。

拙作若有可鉴，多要归功于人；疏失诚所难免，在下一己承担。

佛罗里达¹珊瑚阁，1970年12月

疼痛，尖锐而持续的疼痛，把我拽回到意识当中。我踢开被子，挣扎着抬起头。一只手伸向下腹部，想要找到出血的地方，或者抓住钻孔锥的手柄。但是，层层叠叠的纱布告诉我，有人已经处理了我的伤口。

“感觉怎么样？”一位天使徘徊在我的床边，西方人的眼睛闪耀在她亚洲人的面孔上，黑发从褐色的肩头倾斜而下，一件无袖丝绸衬衣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我观望着，她眼中温柔的注视化为了笑意，“杰米²，我是莉萨啊，不记得了？”

莉萨，我大学里唯一的朋友。迷雾散去了，我虚弱而疼痛地躺在病床上，“谢谢你来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做阑尾手术啦？”

她皱皱眉，脸色暗下来，“你那个蛮人室友给我留了信儿，说你快生了。”

噢！我刚要笑，一阵腹痛却把我憋了回去。我伸出手，轻轻压住伤口，想缓解下。弗兰克很会拿他的小不点儿室友开玩笑，不过宿舍里其他男生欺负我的时候，他也会一直护着我。

1 美国东南部州名，州府塔拉哈西（Tallahassee）。——译注

2 杰米（Jamie）是女子名，下文出现的“杰米森”（Jameson）则是男子名，但Jamie也可用作Jameson的昵称。——译注

“弗兰克还好啦。”我说。

她满脸的不服气。“那个学医的姑娘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是啊，那个姑娘。莎朗觉得我玲珑的身材和不寻常的面部特征是一种亟待诊断的病症。“我猜他俩在高中就是恋人了。”上大学前弗兰克在他老爸的汽车商店工作了好几年。他开着崭新的庞蒂亚克火鸟跑车，加上一身肌肉和帅气脸蛋，追他的女生可不少。我观察着莉萨的眼神，寻思她到底在我这么个男孩身上找到了什么有趣的地方。

莉萨在床上坐下，臀部碰到我露在外面的膝盖。她咧开嘴，又开起了玩笑，“你该多秀秀你这美腿呀！”

“呵呵。”我腿上光溜溜的，露出来只会让男生们又多一个奚落的由头。虽然金红色的头发长得又密又直，但我身上却一点体毛都没有。

门外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莉萨帮我盖好被子，亲了亲我的额头，故意抓乱了我的头发，“歇着，明天我再来看你。”

我闭上眼睛，欣慰于有她这么个朋友。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站在我床边。天呐！妈妈一定是搭了红眼航班，才能这么快就从伊利诺伊¹赶来迈阿密²。“妈妈，你不用大老远地跑来呀，我没事儿。”

“杰米森，要是你有——”她顿了顿，帮我拨开脸上的乱发，“要是你有一个女儿生病住院了，你难道不会去看她？”

行了吧！我九岁之后你就没见过我留长发了，我说话做事都不娘娘腔，我也不穿女孩的衣裳，所以你干吗跟这较劲啊？还好，妈妈只是暗示了一下她对我发型的不满，要是换了爸爸，他一定会发飙的。

我没跟她争论，换了个话题，“我要错过期末考试了。”

1 美国中西部州名，州府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译注

2 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译注

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胳膊，“没关系，亲爱的，他们会理解的。你都住院了，谁还会让你去考试啊。”

艾丽西亚坐在床的另一边，才十三岁的她就已经比我高出六英寸了，但她还是我的小小妹妹啊。“嘿，艾丽，路上还开心吗？”

她点点头。“嗯，航班很顺利。”她拉起我的手，咧嘴笑了。

离开才她四个月，我却觉得像是过了好多年。但我不想说出来，免得她难过。“所以这算是在家自学吗？”

“我回去还得交作文呢。”

妹妹手里拿着一本平装书，我就问她在读什么。

“妈妈让我读你最喜欢的那几本。上周我看完了《宝琳娜》和《绿山墙的安妮》。我把《简·爱》带着上飞机了。”¹

妈妈摸摸我的手臂，示意我听她说话。“医院总不能等我老远来回话，所以我给了凯拉代理权。现在她住在椰树林，要是有什么急事儿，就找她签字。你随身带着她的号码吧。”

这是什么情况？我九岁之后爸妈就不怎么和我这个表姐来往了。

“好啊。”他们已经原谅她了吗？能再跟她说话真是太好了。

“估计周四或周五医生就能让你出院了。我们回去之前会把你送到皮尔森家，圣诞假期你可以和莎朗还有她弟弟一起过。”

莎朗？这下可惨了。我瞪大了眼睛，坐起身来，或者说我企图坐起身来。但我立马疼得直流泪，于是就又缩了回去。“不用了，妈妈，我在宿舍挺好的。”

“弗兰克到时候又不在，我不想让你刚做完手术就一个人待着。”

“可是圣诞假期有三周长啊！”我可不想那么长时间都被人放在显

1 《宝琳娜》(Pollyanna)、《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和《简·爱》(Jane Eyre)均为女生偏爱的书籍。——原注

微镜底下端详。谁知道莎朗会干吗？“我过几天就能恢复了。”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杰米森。我们住不起那么久的宾馆。”

“遵命，夫人。”

妈妈把椅子拉到床边，用手握着我的胳膊说：“我刚到的时候，你病房里有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我知道你对医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我让她尽量少给你做检查。她抱歉说自己只是个来看你的医学生，名叫莎朗·皮尔森。我们就多聊了几句。她说她父母在北方过冬，自己倒是很想有个伴儿。你有她这么个朋友很幸运啊。”

朋友？我闭上眼睛叹了口气。《莫洛医生的岛屿》里面弗兰肯斯坦对奇异生物穷追不舍的画面闪过我的脑海¹。

四天后我出院了，巴不得再也别回去。做手术就够惨了，但难道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该把我检查一遍吗？

艾丽西亚和我在大厅里等着，妈妈去把租的车开过来，妹妹笑着把我额前的头发拨开，“妈妈居然没说啥，你这头发也够长的啦。”

又长又乱。春天的时候爸爸给我剪过，之后我就再没理过发。“别又提起来，好不好？我现在可不想被任何事情烦到。”

“好吧，我不说了，不过你留长发挺美的。”

艾丽西亚从来都是我的死党，但她有时候也会不依不饶。“行行好，艾丽，我才刚出院啊。再说了，也有男生留长发的。”

“有是有，但爸爸说只有吸大麻的嬉皮士和逃兵役的胆小鬼才那样。”

“有谁在乎啊，我又不吸毒，但是等我有了兵役卡，我就马上烧

1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和《莫洛医生的岛屿》(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描写的都是医生的“邪恶”实验，而莎朗是个医学生。——原注

了它。”¹

“杰米！可别这么说。爸爸因为你已经够难堪的了。斯科特是在越南英勇战死的，但你是半个女孩啊。所以就算抽中了你，你知道他们也不会真让你去的，所以你着什么急啊？”

“去年他们在肯特大学朝学生开枪了²，学生又不是暴徒，艾丽，只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孩子罢了。关键是你怎么想，哪怕你的行动只是象征性的。”

妈妈开车过来了，我溜进后坐里。去莎朗家的路上，我们借道宿舍，好让我去拿衣服和别的一些东西。真难相信妈妈居然让我住莎朗家。我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恨了她一眼，这个学医的姑娘已经把弗兰克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了，凭什么又让她来欺负我？

我们刚到，我就开门下了车。莎朗正从她的车上搬运购物袋。她瞥见我的时候，脸上的微笑让我想起疯子科学家谋划邪恶实验的神情。

等艾丽西亚帮莎朗把购物袋都拿进屋里，大家就彼此拥抱道了别。妈妈和妹妹坐着租来的车，直奔机场去了。

我主动提出帮她把东西收拾好，但莎朗提醒我现在还不能搬重物，于是我就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下来看她忙。“你弟弟什么时候回来呢？”

莎朗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拿起一张纸。“其实吧，泰勒给我留了个信儿，他的部队正在待命，要是消息他会打电话，所以接下来几天就我们俩了。没问题吧？不行的话，我可以开车送你回依顿楼。”

要是知道她儿子单独和莎朗待在一起，妈妈一定会火冒三丈。但要

1 男孩到十八岁都要进行兵役登记，每年根据兵役号码，抽签决定是否入伍。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兵役于是成为一件大事。——原注

2 在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的一次示威中，多名学生遭到俄亥俄国民警卫队枪杀，事件导致包括迈阿密大学在内的一些学校提前关闭。——原注

是我违抗母命溜回宿舍，她照样也会不开心。话说回来，爸爸没准儿倒乐意让我和女生独处一下。“不用了，妈妈想让我身边有个人。”我紧张地笑了笑，“但你别跟她说就只有我们俩啊，她会生气的。”

“你确定没问题是吧？”

说真的，才不呢。现在的形势太可怕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嗯，我确定，至少比我一个人待在宿舍好吧。”我耸耸肩，“也比回家强。”

“为什么呀？家人待你不好吗？”

“倒不是，我挺爱他们的。只是爸爸想让我剃平头，他觉得我头发一长就像姑娘。”

莎朗歪着脑袋，打量我。然后她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几个盒子。“鸡肉沙拉三明治可以吗？我本来想要热一下炖牛肉的，但又觉得不太饿。”

“可以，我其实也不怎么饿。”

我们俩就坐下来吃了顿三明治加炸薯条的晚餐。莎朗的眼睛激光似的扫描着我，她已经在检查她的标本了，于是我拿出我那无辜孩童的微笑，凑近她，故意问：“怎么啦？”

“我在想你笑起来的时候真漂亮。”她答道。

活像我一连三周都得听这些！“谢谢你，莎朗，我也爱你。”

“不，我是认真的，可能就为这个，你爸才觉得你像女孩。”

我放下三明治，摇了摇头，“才不是这样的呢，就算我没在笑，他还是要我剪头发。”

“那你干吗听他的？”

服从老爸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吗？“他是我爸啊。”我戳着三明治，胃口都没了，“要是短发能让他开心，那我就剪呗。”

莎朗看着她的空杯子皱了皱眉头，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瓶苏打水，

“你爸到底为啥这么在意你的打扮啊？”

你觉得我该如实告诉你吗？我愤愤地盯着盘子想，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你可以相信我，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是啊，你不会。“呵呵。”她没准儿会敲诈我，又多了一个她可以摆布的人，又离统治世界更近一步了。

莎朗放下叉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她的神情变得柔和起来，身子也放松了。一丝悲哀掠过她的双眸。邪恶的化身博士就要变成善良的海德小姐了吗？哇！活像她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人似的。接着她开口了，声音却前所未有地温柔，“杰米，这所医院是一个教学医院。这周早些时候我见习了他们给一个症状罕见的病人做检查。患者十六岁，身高还不到五英尺，有一头金红色的头发，阑尾切除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不醒。我直到最后才认出来他是谁，不然我不会留下来的。”她耸耸肩，一脸抱歉的神情，“我很遗憾。”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害得我差点把午餐都吐了出来。我的脸拧成了一团，紧张得仿佛心跳都要停止了。有好几秒钟的时间，厨房的挂钟成了唯一的声响。接着，心跳声排山倒海般地回来了，震得我两耳一阵轰鸣。还有什么是别人不能从我这里夺走的呢？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双眼，再缓缓呼出。“你偷了他的秘密，”我低语道，“要是大家知道了怎么办？”

“不会的，”莎朗小声说，微微摇了摇头，“只有我认出你来了，但我谁都不会讲。你可以相信我，我会守口如瓶。”

恐惧和不安在我心中狂奔。我还有任何选择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神却是空洞的。她到底知道多少？“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

莎朗板起她那副医学生的面孔，她就只差一件白大褂了。“你的基因出了问题，所以才会身材矮小，面容清秀，性征模糊。医生展示了你的解剖特征。而且，”她故弄玄虚地压低了声音，“他说你本来该被当成女孩抚养的。”